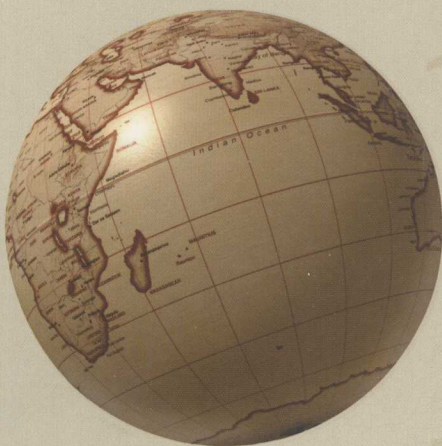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3)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30783

D507-54

01

2013

主 编：潘世伟 徐觉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3)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北航

C1719570

D507-JX
01
2013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3/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24-2

I. ①世…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世界—2013—年鉴 IV. ①D50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7777号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设计 张志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3)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8 插页 2 字数 1,326,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24-2/D·2435

定价 98.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兴耕 肖 枫 李其庆 周尚文 赵明义 赵 曜
奚广庆 高 放 夏禹龙 蓝 瑛

主 编：

潘世伟 徐觉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世伟 韦定广 方松华 王建民 孔寒冰 白平浩
许宝友 刘淑春 李 申 轩传树 林德山 周穗明
俞思念 胡振良 徐世澄 党齐民 聂运麟 柴尚金
徐元宫 徐觉哉 蒲国良 蓝蔚青 潘世伟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门小军 马 庆 马丽雅 朱美荣 来庆立 陈祥勤
聂大富

序

奚广庆^①

作为一名从事过50多年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人,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编辑部征询意见时,我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担任该年鉴的学术顾问。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我毕生的追求、理念、事业、情怀和志趣。我坚定地认为,在资产阶级时代崛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历史地成为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人类首先是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建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社会的历史洪流,为这个全人类解放及自由发展事业奉献一生,是每个有信念、理智、智慧、强健的现代人的必然选择。

我国著名社会主义学研究专家高放教授、赵曜教授在创刊卷的序言里,已对《年鉴》的出版发表了精粹的意见。这次编辑部让我写个序,作为后学的我确实有点为难。我想,是否借此机会把研读《年鉴》、享受其成果的愉悦和形成的一些看法写出来和学界同仁做番交流。平公同生共荣,书海同舟共济。潘世伟教授在《年鉴》创刊词中,对《年鉴》的缘起、宗旨、使命、架构和意义有非常全面精辟的阐明,表达了编者的历史担当,即要在21世纪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走向复兴的年代中,把《年鉴》打造成为国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学术阵地。作为一位同行,我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支持。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代,当今世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福利化的历史变革进程,达到了前人(包括社会主义那些杰出的先贤)难以想象的程度。人类世界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首先催动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工作方式、劳力结构、社会分层、文化趋向以及国际关系的广泛演化变迁,基本矛盾的激化拓展与表现形式的变异多样,固有制度弊端及社会危机的深化凸显。人们看到,在继承近两个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在极为丰厚的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土壤以及强大的历史张力驱动下,各种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思潮、团体与运动此伏彼起,布满全球,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节节功成、新兴经济体国家左翼和社会主义各种变革尝试屡屡出手、百年实践的社会民主主义应对新挑战、反资本的各种活动和

^①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司长。

团体日益活跃。一切为劳动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事业奋斗的人们无不受到鼓舞和激励。笔者2010年初在《拓展和深化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一文中曾作过一个乐观的估计：“21世纪，可能是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进程，向全球遍地开花的、层次错落不同的、渐进逐步改造的、形式路径多样的阶段逐步转变的历史时期。”“现实的发展表明，一个渐进的民主的改良的逐步改造的变革路径，正在被勇于创新的社会主义者不断开拓出来。”^①《年鉴》的出版表明，大家的观点和思路真是异曲同工，而且在以学术研究方式反映新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浪潮方面，上海同仁走在了潮头。为推进对这一浩淼汹涌潮流的研究，上海同仁先是创办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月刊，现在又在总结过往《动态》编辑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拓出一种专门化学术形态的《年鉴》，从一个视角持续记录当代世界发展变革新进程，让广大读者真正地感知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脉搏，《年鉴》不愧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学术研究必须时刻听从历史呼唤，紧跟时代步伐。联系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我更深切感到，上海同仁开创的《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极大现实意义和历史紧迫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智慧，经过30多年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有效地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开拓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新道路。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深度地融入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全面地登上了国际社会舞台，成为世界的中国。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本质，不仅用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事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事实，证明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郑重向世界人民宣示，社会主义中国将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坚持为当代世界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矢志不渝地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历史进程、各国劳动人民争取解放自由和幸福的斗争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表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研究者提供了挖掘不尽的学术富矿和强大推动力。对此，我们这一代学人确实形成了巨大的历史共识和时代使命感，在新的学术探索征程中，一定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历史担当，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解放和发展学术活力，把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创造学术研究的新辉煌。

高放老师在《年鉴》创刊卷的序中指出，“首先要澄清‘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这确实非常重要。邓小平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1期。

者。”^①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既要总结继承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遗产,大胆告别过去的错误,又必须适应社会主义逐步复兴的新课题、新要求,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理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正是《年鉴》成功的思想基础。已经出版的创刊卷和即将出版的 2013 卷的编辑框架表明,《年鉴》贯穿着一个明晰的思路,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和内在要求的理性回归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我们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而不是仅供背诵的教义,“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②他们反对在自己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所以发展、自由、讨论、批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内在要求、必备条件和历史传统。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第三国际主要是苏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教义化、凝固化和封闭化,界定为独一无二的社会发展路线图和必须照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蓝图,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只有十月革命一条,社会主义体制只有苏联模式一种,社会主义政党形式只有苏共一家。苏共更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宗和嫡传,并垄断其解释权,凡是不接受他们教义和界定的,都被打成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民族共产主义、国际资本代理人、工贼、叛徒等等。这种唯我独马、唯我独社的社会霸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行动方式,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内斗分裂和挫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坚决清理这些错误的思维,回归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实践表明,彻底清理这种错误的独霸思维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逐步复兴的思想条件,它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逻辑,抑制它的发展生机和创造活力,而且是一种孤家寡人的政策,破坏社会主义力量的大团结和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欧洲思想文明成果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劳动人民争取解放、自由和幸福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世界性的伟大思想、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精神财富,谁也无权和无法垄断它和独霸它。一切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人们、探寻社会发展真理和劳动阶级解放道路的人们,都有权根据时代进步要求,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研究、传播、运用它,推进自己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事业,并以新的成果去丰富和发展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无所不在、永葆生机的深刻原因。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够苛求和排斥。毛泽东早就深刻指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 100% 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10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9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8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7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6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50%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 10%、20% 的马克思主义。”^③实现劳动人民和全人类解放这样无比艰难的世界历史任务,需要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团结成浩大的队伍,广泛持续地用先进思想武装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地进行英勇智慧的斗争。唯我独马、唯我独社的霸权思维,正是这个事业的大敌。平等对话、独立自主、自由讨论、相互包容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维和政策。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1—29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8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1 页。

仔细阅读《年鉴》创刊卷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T.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摘译,深感这种思维和政策是我们团结成功之道。伊氏是在“二战”后的英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其思想基础自然主要由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文化传统理论和现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后结构主义思潮所构成的,但也有19世纪经典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思想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争取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指引没有也不会过时。他反对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推崇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路线,主张坚持与时俱进。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就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动起来的,该书拒斥教义化、凝固化、封闭化的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马克思理论是科学真理,具有伟大的力量,回答了它面对的复杂现实挑战和尖锐的曲解非议,成为东西方都流行的力作。虽然伊氏观点不无可讨论之处,但其真诚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不愧是一位马克思思想的信奉者。显然,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竭力介绍伊氏的著作,不仅让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当代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而且有力地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走向复兴的思想亮点。这样的探索,不能不让一切献身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学人由衷地感到喜悦。

《年鉴》的出版犹如一股清泉,给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气息。它以发展学术、创新研究为出发点,开辟10个专栏和若干附录,形成了广阔的学科覆盖,有传统研究也有新领域的开拓,较好地适应了不同读者层的需求,特别是以前沿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社会主义经典文献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纵横、世界左翼运动现状、社会主义新论、社会主义面临挑战、政党变革与创新、国外对“中国模式”研究等重点栏目,精心选登了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兴经济体左翼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到新社会运动、绿色运动、新式反资本运动等各领域的精粹篇章和创新力作,多彩地展现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崭新面貌和丰硕成果。在我们这个变革迅猛、议论纷呈的年代,《年鉴》这种新的探索,推动着读者自由的讨论、求索的兴味、深度的思考、创新的冲动,阅读这些作品真是学术的美餐、思索的享受。这正是《年鉴》获得可喜成功、得到同仁欢迎和好评的一个根本原因。本人十分敬佩和坚定支持《年鉴》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智慧探索,让我们共同努力去促进这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园地的茁壮成长。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与回答的是现代人类社会变革的最为广泛、最为艰巨、最为复杂的课题。新的成果、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年鉴》还需要在解决不断袭来的各种挑战和难题中开拓前进。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纵横一栏,在新的经济危机时期,用较多篇幅反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和制度弊病严重的成果理所当然,但同时也需要逐步拓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微观层次的、操作层面的各种研究成果的收录。事实表明,西方国家推进技术创新、经济调整 and 结构转型来应对危机已初露成效,有些国家出现复苏迹象,现在断言西方国家陷入总危机泥淖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更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探究,深化对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变化的完整科学认识,才能够准确判断当代世界的发展环境与格局变动,作出国际战略与策略的正确决策。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我们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完善和发展自己、

追赶时代步伐,在很长的时期里,对他们在科技创新、体制完善、产业优化、经营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优秀成果,都必须具体深入地研究、学习、借鉴,并把这种研究和借鉴不断提到更高的水平。

在新的世纪里,《年鉴》作为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首个学术探索园地和研究信息资讯平台,已经在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复兴的时代,预祝《年鉴》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进程中,越办越好,取得世纪性的成功。

2013 年 12 月 3 日

2013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①

进入 21 世纪已经十几个年头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信息化全球化的变革,把人类世界推进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阶段,但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发展很不平衡、充满社会动荡、到处很不安宁的世界。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刚从苏东集团的瓦解中服用了“兴奋剂”,踏入新世纪门槛后却面临一场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持续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仅次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从而使一个沉寂已久的左翼运动再次在欧美各国兴起,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大罢工和新的占领运动震撼了整个世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逐步回升、在回升中局部复兴,目前正处于回升中积蓄力量、探索创新、谋求发展、走向复兴的阶段。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精神文化发展与价值观探索,是同资本主义开展的历史性博弈,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又将使这种博弈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激烈。

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正朝着积极的、前进的方向变化。它正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独立的社会主义学者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探索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创新中,再次显现出活力。但也应该看到,在西方资本、特别是那些跨国大鳄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里,社会主义如何同跨国资本进行周旋,开展复杂竞争,维护自身权益,增强实力;如何抵御思想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与扩张,建设精神文化家园,锻造软实力;如何同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进行有力斗争,维护和创造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等,都是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本年度报告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态势和斗争方式探索、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名誉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研究、各国政党的变革与创新、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资料的新发现、寻求解读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解密的文献档案披露历史真实内幕等9个方面,综合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

在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中,共产主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离开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很难说得上全面、深刻。然而,过去人们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时有一个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后来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者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始文本,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会忽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原生形态”。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彬彬提出需重新思考“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的7条论证。该文指出,在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巴黎手稿”构成了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全面地探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形式及其实践效果。在其中的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细致入微的论证展开的语境正是私有财产关系,涵盖了“粗陋的”、“政治的”和“积极的”共产主义类型,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感性的解放和真正的无神论,并且说明了理解共产主义需要辩证法,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该文认为,在对共产主义内容的讨论中,不难发现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极力反对的,因为它们都没能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最终也没能摆脱被它奴役的命运。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巴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代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达到那种制度所要经历的运动,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运动。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这种运动中,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历史的秘密逐渐被揭开;这个过程是人的感性不断获得解放,自我意识不断得到确证从而确立起“无神论”的信念的过程。他还指出,要想理解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在更高基础上的充实与发展,就只能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黑格尔辩证法在理论上描绘的康庄大道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现代人类社会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这一命题曾绞尽了多少思想家的脑汁,并引起了他们彼此之间激烈的争论,思想史留下了他们探索的足迹和精彩的片断。其中,有的是对“社会形态”概念和内涵的分析界定;有的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有的是对社会形态自然演进和依次更迭轨迹的总体描述;有的是对个别民族历史发展形式和顺序及其跨越现象的设想和洞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徐觉哉研究员发表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之探索——思想史片断的梳理》一文,试图通过对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人类社会历史犹如地壳的形态依次更迭、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一把真正的钥匙、英国入侵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图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把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每个民族不必通过社会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社会主义也需要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的设想、较低的社会形式不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变更通常的发展形式和顺序等思想史片段的梳理,揭示人类社会形态

演进的基本规律。该文指出,在这纷繁杂乱的混沌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理路:当他们从逻辑上去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并把它们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当他们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一个民族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这就为各国探索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试图通过对他的“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进行深度挖掘,从而给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以现实的指导。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姚顺良在《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再研究》一文中,对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作了重要阐述。该文指出,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做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文章认为,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厘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复杂内涵及其思想演变的重要维度。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著述看,他们既阐释和论证过共产主义的“人学”内涵,也深刻批判过将共产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路和做法。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把前者看作是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不成熟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把后者看作是他们抛弃了先前的观点,转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开展了对人本主义的清算。由于过去的研究多从原理的角度进行抽象的论证和推导,以至于关于这一维度的讨论至今仍莫衷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爱”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例》一文,试图回到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路中进行分析,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文本学视角。该文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反对H.克利盖、质疑他所谓的人类之爱,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在社会差别巨大、阶级关系空前对立,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强、组织程度不高的情形下,超阶级的“爱”的呼唤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削弱革命,因此必须加以反对和拒斥。但这绝不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始终倡导和鼓吹仇恨、敌视,根本不讲爱意与和谐;更不表明共产主义理论是“斗争哲学”,与人类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人本思想、共同进步等思想是彻底决裂的、根本异质的。该文指出,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论述与此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的《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从人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和论证结合起来理解,把这些观点或论断放在他们当时思想的整体系统中,客观地予以梳理和理解,进而准确地概括和估量其含义、地位及界域,那么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复杂而非单一的关系就会展示得更加完整、全面和深刻。

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性质的理解上,学界意见一度相当纷呈。有人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国家为由,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人以列宁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为由,认为只有到了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有人以马克思提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为由,得出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国家的结论。针对种种误解,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石镇平副教授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逻辑——在国家理论问题上需要正本清源》一文,引经据典地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该文指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长期以来混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与过渡时期的关系造成的。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内,都是无阶级、无国家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在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迂回过渡的时期,还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只能首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现阶段,之所以仍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些结论都符合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理论逻辑。

因此,作者认为,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相反,在他们看来,仍然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就不是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种以我们今天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为借口,来否定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以为只有到了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列宁讲的国家消亡包括: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仍然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性质,属于“政治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没有完全消亡的国家,它已经不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性质,已经属于“非政治国家”或半国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国家才会完全消亡。从这里根本得不出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仍然有国家的结论。再次,得出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仍然有国家制度的结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不过是借“国家”这个话题,提出未来社会“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社会,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国家消亡之后,原先由国家行使的某些社会管理职能还要保留下来,但这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因此,这里也得出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国家的结论。

在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中,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D.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其中蕴涵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是来源于启蒙运动,强调科学、理性与进步;另一种是浪漫主义元素,生发于德国剧作家J.席勒与法国启蒙思想家J.卢梭,这一元素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评,而同时对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着某种兴趣及一定程度的热情。在他看来,目前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帝国主义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上。从更大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两大争议:第一是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先重要性是存在争议的,有一种趋向强调政治与文化元素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第二,对于阶级以及由此衍生的阶级斗争是否真是社会的基础,而不是性别、种族等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一直存在争论。最近,对于试图将马克

思学说与环保、生态等社会关注热点挂钩的学术趋向也引发很大争议。这些新的关注点,在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但他表示,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对于未来的发展,学界一直高度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平行发展,还是一个必将取代另一个的问题。D.麦克莱伦表示,这两种制度还将平行发展几十年,但最终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因为历史地、长远地看,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破坏性的。故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对社会的选择要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蒙昧主义之间做出。

俄罗斯《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也发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Александр Вебер)的署名文章《多重性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预见》(Неоднозначный Маркс Капитал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едвидение),对全球经济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命运和马克思留下的遗产重新作了思考。在他看来,如果从当代现实来看,马克思的观点至少在下列几方面是正确的:(1)马克思解释剥削现象的努力理应受到极大的尊敬,他十分准确地描述了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并对资本主义成为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2)马克思把革命理解为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不同于 M.巴枯宁,不准备也不呼吁革命,“彻底摧毁”和“剥夺与重新分配”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他给出的是完全相反的劝告,认为最好还是搞更为和平的、更为入道的斗争方式,将斗争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他认为可以通过立法解决问题,坚决反对所谓兵营式共产主义;(3)马克思对人类个体的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对人类进化的预言,表明人类社会已从关注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那么,为什么在他去世 130 年之后对他的学说仍有争议?并尝试给他的遗产以及名誉蒙上阴影?作者认为,这与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武断性理解有关,它们其实只适用于有限的时间与空间,而且某些假设的前提被混淆为经过逻辑证实的结论。所以,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现今不仅丝毫没有失去其自身价值,而且是我们时代急需的精神财富及应当奉为主臬的理论指导。

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

以 2008 年 9 月 14 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监管的金融业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付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境,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方法。这种国家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援助的形式进行,这使某些濒临破产的银行或公司被政府接管。中央编译局朱艳圣研究员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无论是率先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后继的美、德、日等国,国家干预几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并随着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的暴露,政府干预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过程中,还是在应付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从来就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入 21 世纪之后,国家资本主义的涵义又有了新的发展,西方许多国家通过国家救助计划来解决经济上的困境。

尽管如此,2013年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个重要的转折,正如德国《世界报》年初刊文指出的那样,今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德国《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为此推出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表示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升降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是两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集体性的哀伤”。

今年5月,三位美国政治学者在《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的失败》一书中提出,每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深藏着一个由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而低效的政府机构及特殊利益要求综合所致的“政治泡沫”:政治偏见会助长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市场行为,而这种由信仰、制度及利益构成的偏见会不断增大市场的风险。事实上,不论放眼欧洲还是美国,人们看到的是政界和公民在彼此埋怨世界秩序的崩坏:在罗马,一个声名狼藉的老头将一个自豪、富裕但管理不善的国家绑架了数月;在雅典,过去的错误正在报复国家管理者;在法国,第五共和国陷入自我阻滞之中,而原本应替代君王统治的总统也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荷兰,欧洲的支持率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在英国,不仅与苏格兰的团结受到威胁,而且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联合王国可能不久后便会形单影只。而最大的丑闻便是为了不给B.奥巴马医改法案出资并推迟实施这一法案,美国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不惜让政府关门大吉,它导致了公共生活的瘫痪,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识已然终结。德国《世界报》网站刊登了历史学家M.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题为《西方就这样成为过时货》(*So ist der Westen ein Auslaufmodell*)的署名文章,认为现在的情况足以证明1990年就宣布民主和市场经济获胜为时太早,人们现在回忆起F.福山宣布的“历史的终结”时,心中有的只是嘲讽,而这一论调曾信者如云,并在政界为人们所乐于使用。该文还指出,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组织原则和整理房间的动力,这种病迟早会侵袭所有的超级大国,它被历史学家诊断为“帝国过度扩张”。同时,正说明现在西方的民主都在枯萎,已成为“过时货”。

然而,对“历史终结论”有所醒悟的F.福山,最近也对美国政府关门如此另类的做法发表了评论。他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还在为B.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而战?因为美国的制度就是为僵局而设计的》一文,指出政府的瘫痪是政党的两极化以及权力的极度分散导致的结果,但也表明了美国政治中一些恒久不变的真理,即美国备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授权给少数人阻止多数人而设计的。从历史上看,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宪法的制衡作用一直在允许少数派阻碍主要的社会立法法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内战结束100年而且通过了第13条和第14条修正案后,占少数的南部各州依然能够阻止给予非洲裔美国人全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联邦法案,所以目前的僵局很可能持续多年时间。他不愧为资深的国际政治学家,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清醒的,评论也是到位的。

最近,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还被另外两个问题所困扰,即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政府如何进行干预。人们知道,“公平”、“正义”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理念,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其法律或政治制度凸显和维护这个理念及其原则。但在西方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维护公平正义。哈佛大学教授B.韦斯特恩(Bruce Western)和华盛顿大学教授J.罗森菲尔德

(Jake Rosenfeld)指出,“不平等”一词已经成为美国当今的政治词汇和 B.奥巴马时代甚至目前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旋律”。由此,引出了关于“涓滴”理论的争论。在当今的西方,左翼的关注点放在增加政府税收与开支上,主要是为了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而右翼的关注点则放在减少税收与开支上,主要是为了确保经济活力。而“涓滴”理论强调政府应对商人与富人阶层减税并提供经济优待政策,这样可以在整体上改善经济并最终使贫困阶层生活得到改善,强调 1% 的人获得成功,也将使 99% 的人受益。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套理论将面临严密的推敲,实际上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已转变为有关美国经济政策的争论,而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党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阶级斗争。但在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的世界,阶级斗争的武器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富人拒绝增税而选择移民,同时带走急需的工作岗位和投资。

这就产生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世纪难题”:如何在维持资本主义活力的同时,设想出各种预防和纠正措施,以应对永恒相伴的各种邪恶。美国《时代》(Time)周刊资深记者 M.舒曼(Michael Schuman)在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Marx's Revenge: How Class Struggle Is Shaping the World)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仅诊断出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诊断出这些缺陷导致的后果,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被轻易摒弃。尽管目前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有所发展,但还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笔下的革命。巴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J.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抗议者不是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打算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想改革它。……阶级冲突今天带来的是修补现有体系的呼吁,即通过重新分配财富使这个体系在长远看来更可行,也更有持续性。”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工党或社会党对当前经济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重组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彻底变革这种体系了。”但如果决策者找不到新的办法确保经济机会的公平,后果必然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阶级斗争或将卷土重来,全世界的工人可能真的团结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实现“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

阿根廷新闻社也发表了题为《21 世纪的革命刚刚开始: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巴西与埃及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部分》的文章。该文认为,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从马德里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里约热内卢愤怒的年轻人之所以抗议,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拒绝了他们享有体面生活的权利,为获得“更好”生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加入帮派或黑手党。所以,他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成为 21 世纪的革命主角,要么注定过上苦难的生活。该文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经济危机导致“无处不在的起义”,但 21 世纪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这些愤怒的年轻工人阶级迟早会明白,解决他们这些重大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是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赶下台。我们将拭目以待。

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态势和斗争方式探索

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最关心的是怎样认识当前世界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及其趋势与走向。中央党校赵曜教授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一文,通过对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21 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现状、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和走向等问题的分析,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示了金融危机后世界形势和格局的深刻变化。

该文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20 国集团的确立,将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世界权力加速向新兴国家转移。

该文对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和走势作了如下预测:(1)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加客观和实际的新理念,主要是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性和开拓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世界性和民族性、一元性和多样性、规定性和开放性之间关系的认识。(2)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坚力量的共产党执政国家,目前有党员 9 300 万,其中中国 8 500 万、朝鲜 400 万、越南 300 万、古巴 100 万、老挝 10 多万。被称为“一大四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小”的越南、老挝、朝鲜、古巴都站稳了阵脚,通过改革和革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而引人瞩目的是“一大”中国的崛起,这就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再造辉煌。(3)发展中国家是本世纪社会主义最有希望的地区,现时有“三南一北”四大亮点,即南亚的印度,到目前为止,28 邦中的 22 个都有“毛派”武装,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南美即拉美,那里古巴是社会主义的旗帜,H.查韦斯开拓“21 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左翼力量在 13 个国家通过选举执政,其人口和面积分别占拉美的 70% 和 80%,极大地壮大了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形势一片大好;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成立于 1921 年的南非共产党现有党员 13 万人,在当今非洲各国共产党中力量最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内和非国大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北”就是俄罗斯,这个列宁主义故乡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苏联时代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和措施都完好地保持下来。普京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宏伟目标,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豪情,激发了俄罗斯重整旗鼓、再造辉煌的强国梦,指日可待的复兴或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复兴。(4)这次金融危机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击就持续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仅次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危机爆发 5 年后,除德国经济稍好、美国经济有些反弹外,其余国家经济仍在衰退,从而使一个沉寂已久的左翼运动再次在欧美各国兴起,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震撼了整个世界,推动了欧洲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可见,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是在低潮中逐步回升、在回升中局部复兴,目前正处在回升中积蓄力量、谋求发展、走向复兴的阶段,这是合乎规律的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

随着世界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国内外有学者再次强调“国际主义”的原则,主张我党应“更多地帮助和支持”各国共产党,并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还有论者撰文《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问题与前景》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陷入不可自拔的制度性危机,客观上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对重新统一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统一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意义、统一面临的困难、统一战线的范围与加入新国际的标准、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松散统一的态势、统一战线对我国的意义、对我国参与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可能形式的设想等问题,作了概要性阐述,突出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统口号。可见,建立新的“共产国际”已逐渐成为党际讨论的焦点。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实际上关乎中国的战略策略和前途命运。原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肖枫研究员认为,这意味着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他在《一个靠“成功实证”而不强调“国际联合”的时代》一文中认为,社会主